篷底浮談

蓬底浮談卷之十一

談經書

放勳二字諸訓不同馬融皇甫謐以爲堯名者非是旣名堯不應更名放勳也一云堯字者亦非堯時未有字也蔡傳訓放爲至謂功大而無所不至似矣若但云至功則不通之詞也孔疏祖舊訓謂能放效上古之功亦費解說然以重華二字推之猶爲近似

安安二字漢儒作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蔡傳近之矣百姓二字朱子作畿內之民者非也古訓得之

矣

百姓昭明孔安國以百姓爲有爵命者蔡氏從朱子謂畿内之民實無所據也近楊慎引張説對明皇之言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因辨蔡氏之非其説是矣又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乃有爵命者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尤爲有理從之可也

授敬人時舊註敬記天時以授人是也即今之頒曆於天下也非特耕穫之一事也民事特其最重者

耳

胤子朱舊訓胤國子爵朱名者是矣若以爲丹朱則放齊未知堯有禪舜之意丹朱嫡也又奚俟舉而登用之乎

允塞正義引毛詩訓塞爲實似矣謂充滿天地之間則非也察傳直訓誠信而篤實庶於上六言爲稱其不易之論乎

納于大麓舊訓麓爲錄謂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也孔叢子亦記宰我問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

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以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地舊註祖此而不敢變以有孔子之言故也然于大麓下添出萬機之政一層恐古人立言不應止說一半除一半不說令人猜謎也且于納字終爲牽强蔡氏引史記之言而從之明白易知矣楊愼謂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任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士道士之鬭法哉殆亦因孔叢子之言而求之大過者也夫舜耕于歷山漁于河濱是歷山河濱皆大麓也孟子謂堯使

二男九女事舜于畎畝之中末即舉用而聽其耕田以供子職謂之納於大麓奚不可之有且細詳書意蓋初得舜而歷試之也若大錄萬機之政是堯老舜攝之時禪位之計決矣又焉俟烈風雷雨弗迷而後始信其賢哉

或問禋于六宗馬融謂天地四時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雷雨師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天宗日月星地宗河海岱歐陽及大小夏侯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張迪謂六代帝

王張髦謂三昭三穆司馬彪謂天宗地宗四方之宗王肅孔頴達據祭法言朱子取蔡傳遂引用之周文安公洪謨復謂時也日也月也星辰也社稷也宗廟也未知孰是予曰歐陽夏侯之說荒唐無稽不待辨者也朱子以古者照穆不盡稱宗辨張髦之說周文安又歷辨諸家及蔡傳所引之非皆爲有見但文安之說亦屬未安其意謂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故旣望于山川而不應遺后土旣徧于羣神而不應遺宗廟其言似矣然祭法王爲羣姓立社而稷特穀神耳不應不及地祇也

擇取祭法中時日月星四者而益以社稷宗廟牽合傅會初無證據予知其必不然也蓋歷代祭法不同謂之六宗所宗者六耳猶三祀五祀七祀皆有定名而今不可考矣然舜典大意不過紀舜之遍祭神祇以告攝位固不係六宗之名義也君子亦闕之而已耳

陟方乃死史記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因國語舜勤民事野死之說而傅會之也漢儒訓方爲道謂升道南方乃死又因史記之言而傅會之也夫舜既命禹攝位且年踰百歲不應復有巡狩之事自當

從孟子之言無疑韓氏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
曰陟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夫史臣奚
暇度後世不知陟之名義而預釋之哉周洪謨謂
韻會陟通作騭定也方壙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
頃深十二丈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今荊楚
沒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也是不知預為壽藏
起於後世唐虞無有也蔡氏謂方猶云徂乎方之
方猶言徂落而死也庶幾有理然於乃字不通予
亦未敢盡以為然也家語謂陟方岳死於蒼梧之
野而葬焉則曰陟岳乃死可耳止言方而不言岳

未必以方爲岳也或謂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其地相近非楚之蒼梧也皆難信其必然也此則疑所當闕者也强爲之說非矣

文命先儒以爲禹名史記因之夫唐虞未有字號故以放勳爲堯名及字以文命爲禹名者皆非也然孔氏亦作文德教命固不待蘇氏辨之矣

無敎逸欲史載王嘉引之作無傲佚欲劉元城恐傲字轉寫作敎實則傲字文理皆勝相傳既久欲其不誤得乎故君子論其理而闕其疑可也

島夷皮服蔡傳謂以皮服來貢經文原無貢字此說非也漢孔氏及疏與正義皆謂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恐洪水爲災島夷未必遂無衣此說亦非也愚謂紀道水至於島夷而其夷以皮爲服云耳島夷卉服亦此類也蓋言冀州海島之夷則以皮爲服揚州海島之夷則以卉爲服也下言厥篚織貝方言入貢耳

三江之說不同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北江蔡氏謂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愚

謂爲之旣入則江實有三也此說非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然浦陽江最小愚乃浦陽人今見其水似不必道此說非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益非舊跡矣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周氏從之以經不應舍大江然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文勢相連故頴達疏以爲三江入於震澤愚謂縱非言入震澤其意亦謂三江既有所入而震澤遂底定耳實三江與震澤相關也浙江與震澤不相關涉故知景純之說亦非也漢儒引吳地記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吳

越春秋稱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則是舊有三江
之名且與震澤相關蔡傳從之庶幾有據矣
和夷底績蔡傳據嚴道爲地名又按晁氏爲二水周
氏以和水出雅州夷水在巫山陽相距四千餘里
不應並稱梁一[illegible]
[illegible]然既稱底績必地與水無疑故漢
儒亦訓和夷地但地名水名古今不同未必後世
之和水夷水云耳
怠棄三正蔡傳以爲建子建丑建寅從馬融註也然
至商周建子丑後人方以爲三正也孔安國傳謂

天地人之正道文理俱順似乎可從
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孔安國謂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蔡傳夏桀亂亡而黜伏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榮敷兆民信乎其生殖矣從孔傳也然孔言天下惡除煥然脩飾是添出一層意贅矣蔡言天命弗僭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則取譬不切泛矣朱子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黜伏天命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得經文

本意的然可從者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蔡傳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按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朱子兩存趙氏程氏之說而曰中間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缺之是也謂服仲壬之喪果何據乎奉嗣王祇見厥祖語意相連謂奉嗣王以敬見厥祖耳朱子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

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由此言之亦當闕之者也直言攝而告廟終與經文不合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孔安國訓籲爲和謂率領和諸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告之非也當從蔡傳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爲是卜稽其如台蔡傳謂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奈我何非也孔安國謂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亦曰其如我所行爲是其如台者謂卜與我合也于今五邦孔安國幷遷殷說決非

蔡傳謂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是矣謂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實無所據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是也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邦意者得之正義謂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以充此數則以文害意拘亦甚矣然世遠無憑君子亦闕之而已耳惟汝含德註疏謂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添出惡字似非本意蔡傳謂惟汝不宣布德意陳氏曰含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歷文意明白矣丕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蔡傳爲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似非本文意孔安國謂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屬盤庚自說於汝字爲順是矣不昏作勞疏謂鄭玄讀昏爲暋音閔又本或作暋故爾雅昏暋皆訓强意者古字通用也孫炎謂昏乃夙夜之勉意謂不昏夜以勉强不知古字者矣汝不和吉于百姓孔穎達謂百姓百官也和吉言者又在百姓之上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是也憸民孔安國謂憸利小民蔡傳直訓小民非矣立政諸篇蔡氏皆訓憸人爲憸利小

人此直訓小民不知何也用罪伐厥死孔安國謂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孔穎達謂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止而不復行用也似得本意蔡傳謂用罪猶言爲惡於用字不通夫古稱有德則用德決是行賞用罪亦是行罰無疑後稱罔罪爾衆可例矣又謂伐猶誅也意謂爲惡則誅死也非惟于本文不順恐惡有輕重刑有等殺爲惡即死刑豈若是濫乎不惟有乖文意將啓人君輕殺之心其失大矣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孔安國謂佚失

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是也即所謂萬邦有
罪在予一人也蔡傳謂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
其所當罰者是必於用刑也先則曰予敢動用非
罰後則曰予豈汝威盤庚之心可識矣豈敢專咎
於失罰哉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孔安
國謂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
是反父祖之行是也蔡傳謂汝皆爲所畜之民非
矣予其懋簡相爾孔安國訓簡爲大訓相爲助非
也蔡傳得之矣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註疏訓鞠
爲窮困鞠人窮困之人也謀人之保居謀此窮人

之安居也細玩文勢鞠人謀人並稱則訓鞠爲養
順矣若否罔有弗欽亦當從蔡傳無疑也
說命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明言版築從之可也蔡傳
猶自爲說近楊愼復訓築爲居是以孟子爲不足
信也豈不過哉孔安國謂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
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是信野語誕說也
大史公遂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陋矣夫亮陰三
祀弗言常禮也高宗免喪猶弗言乃恭默思道爲
其耳大史公稱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政是以三年不言爲異也不詳書意而妄爲其說且陋又爲何如又稱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非有據也太史公自以意加數語耳蔡傳遂信之而謂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是不信經而信史猶以常理言之也夫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程子所謂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精誠之極感通之妙不可以常理拘也若待接語而後知其賢恐相見之間草率數語必不足以盡其平生又焉可以此決之也哉故君子但順經而說之庶乎其

不差也

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孔安國謂祖己恐王未受其言乃復曰天道其如予所言似得本文意即上稽其如台今王其如台也至以罔非天亂典為句則頗費解說終不若蔡傳為順矣

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吳才老吳幼清及近世周文安皆以為武王朱子以為無所證據可且闕之實則戡黎迫近王都祖伊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事勢窮迫終非文王時事也

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論陰陽後劉向治穀梁春秋乃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復引春秋所書及左氏所論災異以發明其說意亦勤矣然闕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無所配屬至六極多其一而無所歸遂妄以皇之不極相配而增咎徵曰眊曰恒陰以遷就之穿鑿附會真為箕之罪人也夫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故木為變怪果何據乎至引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以實之則其他十一公之無木怪者果田

獵飲食出入甚合於理農時不妨而奸謀不作予自今觀之淫獵妄動奪農時謀姦究經不絕書而木未必生怪其妄不待辨矣又謂氷者陰盛木者少陽貴人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故陰氣脅木得雨而氷則是木怪因貴臣有害而生又若非由田獵不宿之數失者是自相矛盾也其他火不炎上稼穡不成金不從革水不潤下貌言視聽思之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皆可類推矣蓋脩德則致祥不德則致災所謂天降災祥在德也故君子遇災而懼五事俱省君臣共戒固不當因求福

龜孽青眚而唯省貌之不恭因犬禍豕孽見青眚而
唯省言之不從因木水旱有眚而君可以弗戒因
日食君有咎而臣可以自懈也况皇之不極則五
事俱失災害臻至豈特恒陰馬禍龍蛇之孽而已
哉益病箕疇重皇極之意貽害不可勝言矣或曰
夏侯勝諫昌邑王何以能曲中若是予曰此特偶
中耳謀上未必盡陰也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等
治其說以相授受京房谷永李尋之徒又從而羽
翼之不唯病範而易與春秋皆病矣論者猶謂五
行傳不可廢廢之則後世有忽天之心豈不過哉

或曰然則庶徵不足信與子曰朱子謂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泥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又謂人主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爲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可謂得箕子之意者

矣善讀庶徵者毋以文害辭辭害意可也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先天之五行也故一陽生水二陰卽生火三陽生木四陰卽生金五陽復生土其體彼此對立者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後天之五行也故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其用循環不窮者也

洪範農用八政焉融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孔安國農厚也鄭玄農讀爲醲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二說當以孔鄭爲是蓋以農言之則謂農之所用

在八政也詳上下文曰敬曰協曰建曰乂曰明曰念曰嚮威皆是用疇之意非所用也矧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食雖所重終不足以盖其餘故知農之爲厚無疑也

皇極之說朱子辨之詳矣不待言也錫汝保極朱子謂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頗覺解說蔡西山謂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其詞頗順漢儒所謂從化是也細詳文意不過言民亦有賜於汝而保此極耳故蔡傳不從師說非過也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蔡氏則曰居國之東近世陳霆引逸書載武王告周公之言曰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耳故成王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為東周計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避居于是而康成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為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周公常日所遊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其說是矣朱子

與蔡沈帖亦言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故傳言避居東都是也至居東復訓爲居國之東不知果何意耶

或疑召公至成王時方爲太保疑旅獒亦在成王時細玩功虧一簣終累大德語似與武王言恐成王時史臣方敘其事故直謂召公爲太保也蔡傳不從書序以康誥爲武王書書辨論詳明且於弟於寡兄字爲順確乎其可從也

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孔安國傳怨不可爲故當不順者順不勉者勉疏爲施順令

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
消謂惠其不惠懋其不懋也於文意爲順從之爲
是
劓刵人周官五刑無刵或謂紂淫虐無所不至必有
劓刵之刑康叔封殷故墟故恐其遵用故事而戒
之子謂易稱何校滅耳則周刑必有之周官無刵
意後來更定而去之耳
外事孔安國謂外土諸侯奉王事是添出一層意非
也陳氏謂有司之事亦無據呂氏謂衛國事陳氏
大猷以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

文外庶子外正是也蔡傳疑康叔爲司寇在旣封之後實無所據而左氏稱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似在未封之前然以外庶子外正及酒誥外服例之則外事決無深意愼大猷之說近之矣

兄亦不念鞠子哀鞠子方在鞠育之子孔安國謂不念稚子之可哀是也蔡氏謂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於理雖長實非本文意然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蔡又訓爲稚子不知何也

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朱子以爲不可曉蔡氏以爲未詳是矣新安陳

氏采合諸說以附之曰遂與其社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毁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宥其小者大意欲康乂乎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夫姦宄殺人極惡大罪所不宥者也而宥之可乎孔頴達謂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是謂姦宄殺人二者所經歷之人宥之可也非宥姦宄殺人者也蓋往者株連旁及姦宄殺人之所經過者亦併治之是過虐也故宥之誠是

也弃蔡允殺人者而宥之可乎夫殺人不待言狃于蔡允君陳所謂細不宥者也而宥之是道之亂也又將何以禁暴乎吾知其必不然矣知天討有罪非天子所得私也而謂王宥其大者不亦傎乎又以戕敗人為戕傷人毀敗人物亦非是若敗為毀物必不以人字總承之蔡氏謂毀傷四肢面目是也孔安國謂以過誤殘敗人尤為有理可從夫歷世既久不無脫誤善讀書者毋以文害辭辭害意可也故陳氏妄為之說以啓姑息之門不如闕疑之為愈矣

多士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孔安國訓亂為治是也蓋古亂字乃治字也謂非我敢取殷命惟天不與殷耳惟天不與信無能固於治者故輔我周之治而以天位命之耳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蘇氏作不固亂詞雖順實非本文意蔡氏從之非矣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呂伯恭解所字為居字言雖有味終傷巧鑿非古人之本意朱子謂恐有脫字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是也予將所其無逸反覆詳玩決不如

伯恭之說蔡氏背師說而從之非矣

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蔡傳以陟爲伊尹之子近世陳寔謂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自太甲至大戊中更沃丁大庚小甲雍己數君前後相距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斯時當耄荒矣固無秉政理也故疑陟爲伊尹之後人是矣謂爲尹子實無所據臆度之言也

康王之誥維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馬融王肅皆作道其音手久反正義以羑聲近猷故訓道

孔安國亦以爲大受天道而順之耳蘇呂無異說

後儒爲說不同或以爲羑里逆境而文王以順處之或以爲文王出自羑里而天道始順細玩不成文理決知其非矣或以羑爲善天所善天所順眷佑之也或云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殷邦之命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按韻書羑者善也二說似順後說尤順從之可也或以爲厥字之誤亦未可知若訓羑爲道意王肅深於字義必有所據于不能識也

呂刑惟是庶威奪貨孔安國謂苗民惟是狠爲威虐

者任之以奪取人僭是矣舊傳謂惟省者以威亂政官者以僭奪法烈非本文意

費誓魯人三郊三遂為說不同書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illegible]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三鄉也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故云三郊三遂孫氏從之是矣孫炎謂國之四面當有四郊而遂止言三者明東郊留守不令峙楨幹也孫氏亦曰若指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illegible]東郊正受敵故使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備峙則使西南

北三郊三遂之民言雖有理細玩本文寵以魯人其下即稱三郊三遂必非三而無爲之說其猶三軍無疑矣

蓬底浮談卷之十二

談經 詩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先儒謂后妃能供荇菜之葅以事宗廟而左右之人助求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乃謂后妃寤寐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又謂供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且謂荇菜柔順芳潔可薦皆求之太深殊失詩人本意朱子又合衆說而求之本文始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意合眞所謂獨究遺經默契古人者矣豈非千古一快耶但毛氏訓芼爲擇正義謂

搴是矣朱子訓𤍠而蔿之與左右字不相蒙未知何據尚在可疑者也

葛覃言歸寧父母其非在父母家明矣而毛鄭强爲之說卷耳言嗟我懷人是親暱所懷之人明矣而毛鄭以爲賢人且以嗟我懷人之我屬后妃以我馬虺隤之我屬使臣以我姑酌彼金罍之我屬君是首尾衡決自相矛盾也皆拘於小序之過也殆朱子所謂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故毛鄭不敢背小序後儒不敢背毛鄭

自漢唐以來說詩者不過遵說毛鄭而已朱子始舍小序毛鄭而求之遺經豈非詩之一大幸哉但欲盡棄小序則覺大過耳楊愼譏朱子不從小序爲婀强又謂荀子解卷耳詩深得詩人之心小序以爲求賢審官似矣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是又取朱子之不拘小序也婀强之說豈嫌其盡棄小序乎且言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却陟岡飲酒携僕望岨雖曰言之亦傷大義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焉

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亦異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説到梁州之意耳其説雖奇然因而反覆玩誦終非本意矣朱子以爲羑里拘幽之日則雖親自陟岡飲酒携僕望岨亦不爲過也乃曰言之亦傷大義何哉雖然朱子謂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註解則從朱子集傳學詩者亦不可先泥集傳庶爲善學朱子者耳

兔罝終當作賦安成劉氏謂賦其事以起興是矣朱

子謂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為興亦是興之賦也終屬未安

鵲巢維鳩有巢維鳩居之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功累行故興者言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也以彼況此似得詩人本意但言鳩居鵲之成巢詞亦不泥朱註泛泛說似無味又言鳩性拙不能為巢則泥矣王雪山謂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楊升菴

謂詩人興況之言鳩居鵲巢猶時由云烏鵲奪鳳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又覺大過夫鳲鳩恒居鵲之成巢亦實事也非偶見者也但詩因物起興初不泥滯耳毛鄭庶乎得之矣

栢舟小序言衛頃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遇而作朱子反覆辨其不然似矣乃信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又因其與綠衣相連而復斷爲莊姜之詩亦獨何與夫小序出於漢儒固難盡信列女傳出於小序之後又奚爲而可信也漢儒生於邶風數百

年後固不能的然知為頃公時詩而朱子且後漢儒千數百年又焉可即其詞氣相類直斷以為莊姜之詩也乎予嘗反復玩誦飲酒遨遊恐非婦人之事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又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則謂之小人在側仁人不遇而作又奚不可故毛鄭專拘小序其失也泥而朱子盡棄小序亦覺太過君子但闕其不可信者而已矣

雄雉小序以為刺衛宣朱子直斷婦人作實無所據而以意度之者也予亦不敢盡信其三章四章毛鄭亦以為女怨之詞特謂刺者假婦人之思君子

以明宣公之久役大夫耳即如後世詩人之代作婦人語也細玩首章自詒伊阻毛傳訓阻作難說文以爲險也故古詞毎以險阻並稱謂從軍人役而嘆恐難由自詒其說是矣朱子必欲作婦人詩乃訓阻爲隔其實阻不可以訓隔古有稱阻隔者特謂爲險所隔耳

載馳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夫人閔衛亡欲歸唁其兄見衛大夫跋涉遠來告難而其心憂傷也詞意明白不待解說故毛鄭止訓跋涉二字朱子以衛大夫跋涉而來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

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者是添一層意矣且後明言許人尤之則止之者許人非衛大夫也故既不我嘉鄭箋育作許人視爾不臧作視爾不攄善道救衛乃夫人責許人之詞皆明白順理朱子作衛大夫不我嘉不我善過矣

淇奥綠竹猗猗毛傳訓綠爲王芻竹爲篇竹爾雅綠作菉韓詩及蔡邕石經竹作藩音徒沃反篇筑也一本篇作扁朱子直作綠色之竹以淇上多竹斷之也夫爾雅作菉韓詩作藩毛詩作綠竹去古既遠難必其孰是然王芻扁筑皆生于道旁遠不可

見詩人謂之瞻必高大成叢而可遠望者也謂之如簀必竹箭叢密似床棧也又即淇園之竹以證之則朱子之說爲長從之可也

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毛傳作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朱子作舒緩放肆之貌非也鄭氏訓容爲容刀遂爲瑞是矣若但言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不應容字遂字下輒加兮字大東云鞙鞙佩璲璲古字璲遂通用多從其省者自後草刱作刀之類也故遂爲璲無疑則容爲容刀可知蓋謂既佩容刀佩瑞而復垂紳帶三尺也若謂容儀可觀不應止言

一容字謂佩玉遂遂然不應上言一遂字古詩雖簡未有歇後藏頭不成文理若是者若作舒緩放肆必容遂二字相應如寬兮綽兮之類也今容遂字初不相蒙決知其非是細玩之皆可見矣然此詩小序亦可從朱子以為不敢強解則又闕疑太過者也

君子陽陽決當從小序無疑再詠之則可見不待辨者也

丘中有麻小序以為思賢固難盡信朱子以為婦人詠其所與私者則尤無所據夫毛公以留作大夫

氏以子嗟爲字而又直以子國爲子嗟父似有所傳受非無因而妄言者朱子亦以子嗟子國爲字其爲字無疑于意婦人淫奔必畏人知今乃明言二男子之字以詠之於詩何其無忌憚一至於此乎殆知其必不然矣

風雨小序思君子也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毛公謂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是矣左氏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意亦同必春秋時說詩皆然也朱子作淫奔之時又以君子爲所期之男子不惟無所證據抑且牽强不通細玩如晦不已之

詞明白易見其比君子處昏亂而自修不倦無斁矣

子衿小序以爲刺學校廢據詩詞實無學校意不過青衿爲學子之所服耳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謂子寧不嗣續其音問無他意也毛公乃訓嗣爲習謂古者敎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何哉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猶言都城郡城在城闕者即謂其在邑之在謂此人在城闕中挑達耳非登眺之謂也鄭氏乃謂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何哉皆畫蛇添足委曲遷就殊

爲可笑朱子卽其詞而順解之是矣然以逹爲放恣不知何據毛公以挑逹爲往來相見貌考說文以逹爲不相遇則云相見者非是孔疏止作往往作來正義止作往來貌似乎可從又細玩一章大指曰青衿曰子曰我似朋友相思之作以爲淫奔之詩恐未必然夫青衿學子之所服青青子佩是佩以青組貫之亦士子方然其非淫夫明矣

揚之水明言終鮮兄弟不待解者也朱子乃解作婚姻之稱不知何故雖曰不穿鑿吾不信也

權輿首章於我乎夏屋渠渠爾雅屋訓具釋言文渠

渠猶勤勤故鄭氏箋謂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
是矣若以謂大屋深廣則與下文每食無餘及下
章每食四簋不類揚用修引字書夏屋大俎也及
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證之使人快然矣
東門之枌子仲之子毛公訓子仲為大夫氏鄭謂子
仲之氏猶云彼留之子與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
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
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是矣朱子以為子仲氏之
女恐未必然夫大夫以字為氏子者男子之美稱
今無所據而强謂之女豈以下章有不績其麻之

句與子謂首章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昇刺大夫上不恤國政歌舞於宛丘也其次章則言不[illegible]大夫士雖婦人亦棄紡績而從之末章[illegible]遍則又總男女以合行矣一步深於一步[illegible]法也謂之大夫士不亦充有味乎文鬷邁之鬷毛公訓數鄭氏訓總朱子訓衆訓衆者不知何據訓數者釋言文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也然以總紀一升之麻縷即總會之意故陳俗以鬷為總孔氏疏亦以鬷總為古今字之異此陳詩也自宜作總且商頌鬷假無言毛公亦訓總釋詁文謂總

大雅言其當從總無疑矣

候人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婚媾也毛公訓厚正義謂婚媾者情必厚故解媾爲厚不遂其厚鄭氏謂終將薄於君也予謂必以婚媾喻君臣所謂匪寇婚媾是矣詩人不敢斥言君臣故託喻終亦不遂其婚媾耳謂將失祿位不得終爲曹國之臣也故媾當直作婚媾不必再訓厚亦爲之說若集註訓寵又不知果何所據也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謂薈蔚者乃南山之朝隮也即婉孌乃季女云耳故薈蔚亦當從毛公作雲興貌爲是

東山三章熠燿宵行毛公傳燐也燐螢火也崔豹古今注亦同熠燿宵行謂燐火夜流耳即秋興賦所謂熠燿粲于階闥也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則言倉庚之飛其羽猶燐火之鮮明而有光譬喻之詞也朱子因疑熠燿其狀遂以宵行為虫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誤矣夫百虫古有定名以意見而遂目宵行為虫可乎

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夫詩書言上帝皆指天也不待辨也鄭氏箋是矣而謂呼天而愬之則非也王肅孫

毓葉皆以爲斥王集註亦從之似添一曾意蹈毛
傳作動欠分曉集註謂當作神尤無所據正義作
踐履雖切而於文義覺强牽不順箋謂蹈讀曰悼
庶乎近之蓋蹈悼音相近而傳寫或誤耳其意若
曰有菀然盛茂之栁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
止息者乎猶王者有盛德而諸侯皆願朝之也今
幽王暴虐甚爲上帝之所痛悼吾豈可自暱之耶
假使我朝王而治其事亦將信讒誅放我無所不
至矣集註謂王必責之無已細玩似非本文意毛
傳以此章爲興非也集註作比爲是

都人士彼君子女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以上文臺笠緇撮及下文卷髮如蠆髮則有旟觀之知其非是集註謂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髮之美者是也不曰其髮綢直而曰綢直如髮者此詩人深一步法猶言蓮花似六郎也

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毛傳作婦人五日一御乃諸侯制不應覼言若是鄭氏作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也詹先儒皆釋至從古訓也集註謂與瞻同近於杜撰矣

衛詩之以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訓皇爲王謂武人

法 罷將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不待辨而知其非也集註訓皇作暇快然矣但從今本作遑亦非當依舊作皇爲是

王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言而傅會之也鄭氏遂謂受天命而王天下劉歆作三統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因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維九年之說而傅會之也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等皆信其說帝王世紀遂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爲受命之

元年始稱王正義亦言文王受天命作天子何其
悖與夫曰其命維新曰帝命不時特言文王德合
于天而天始命之即所謂天命有德也詩人追言
得天下由於文王耳非謂文王王天下也若文王
果稱王改年則是叛逆不臣猶吳楚之僭號也而
謂文王爲之乎至讖緯言文王受洛書洛誥注言
文王受赤雀丹書易乾鑿度言二十九年伐崇作
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又以
受命爲天將瑞物受之也文王固必無此事而言
命帝王以天下亦不過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豈

必圖書神物然後爲命哉後世亂臣僭竊皆偽飾祥瑞以爲圖籙實讖緯諸書啓之而諸儒乃引之以說經援邪附正眩惑萬世其罪可勝誅哉

思齊四章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朱註訓疾爲難訓烈爲光訓假爲大訓瑕爲過以爲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也然細玩不殄不瑕其詞法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同謂豈不殄乎豈不瑕乎盖言殄也瑕也直作不殄不瑕非矣毛公訓烈爲業訓假爲大瑕音遐遠也謂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然細玩不

殄不瑕亦式亦入字是二句詞意彼此對偶不應上言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下遂言業大而遠也亦覺牽强未安鄭箋烈作厲力世反假作瘕又訓瑕爲已謂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瘕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化之深也似覺可從夫鄭氏博古而精詳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必有所據且烈假不瑕與戎疾不殄相對則烈假必是病人之事說文厲瘕疾也音與烈假亦相近殄既爲絕則瑕當作已文義皆順勝於朱子毛公遠矣

下武四章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應字平聲讀即相應不應之應毛公訓當是矣謂天下媚愛武王者維以順德耳若作感應則媚即應矣不宜重復言應細玩之自可見

生民首章履帝武敏歆爾雅釋訓文武迹也敏拇也蓋指姜嫄履大迹生稷而言也毛公訓帝爲高辛氏訓敏爲疾而曰從帝見于天將事齊敏是以爾雅爲不足信也玄鳥首章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緯含神霧及史記皆言有娀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毛公謂春分玄鳥降高辛氏率簡狄祈于郊媒

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是又不信詩緯諸書也其見不亦卓哉夫上古固有氣化而生者既有男女則必構精始生初無履大跡吞鳥卵可以生人之理今詩人止言履帝武敏歆乃強以帝為上帝武為迹敏為拇亦獨何與夫天有神而無形體謂大人妖怪之跡猶可謂上帝之拇迹可乎商頌止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未嘗言吞卵而生也強訓吞卵而生抑又何與信後世之邪說而以經文遷就之殆厚誣聖經者矣或曰因無人道居然生子而始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

冥冰非其明證與子曰稷始生而棄之故名棄是
則可信者也所以棄之之故後世不能盡知毛公
以帝承天意欲顯異之是無所證據杜撰之說予
尚不敢盡信况於因無人道不祥之說乎故善讀
經者亦信其實之之詞而闕其實之之故耳若夫
居然生子則孔氏疏謂姜嫄見安於禋祀祈則有
震故居處怡然無疾而生子是矣或曰履帝武敏
猶似强解玄鳥明曰天命曰降而生似乎不誣予
曰楊用修辨之詳矣其言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
也月令玄鳥至祀高媒以祈子意者簡狄以是月

請于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辭與深意遠若曰申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星之時值如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取譬明白可以破後人之惑矣故程子稱漢儒不雜者三人而毛公與焉觀說一詩亦不雜之一端也